

音樂譯文

第一輯

中國音樂家協會編輯部編

音樂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音樂譯文

第一輯

中國音樂家協會編輯部編

音樂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音樂譯文

〔第一輯〕

編輯者 中國音樂家協會編輯部

*

開本：787×1092 耗 1/25

頁數：92 印張：7 9/25 字數：131,000

1954年7月上海第1版 195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5,001—6,015冊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63 号

音樂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單溝沿頭 33 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統一書號：5026·67 定價 ^{0.70} 1.04 元

音樂譯文 第一輯

歌曲創作的現狀與任務——在蘇聯作曲家協會理事會第七屆

全體會上的報告(朱世民譯) 符·查哈羅夫 7

要重視歌詞——在蘇聯作曲家協會理事會第七屆全體會上的

報告(張澤民譯) 奧沙寧 34

論蘇聯音樂學的幾個問題(廖乃雄譯) 克列姆列夫 61

爲了人民愛護巴赫(廖乃雄譯) 梅雅爾 74

充滿人生樂趣的巴赫(廖乃雄譯) 弗里茲·米勒 89

弗朗茲·舒伯特(廖乃雄譯) 德國“音樂與社會”社論 96

舒伯特——創造者,藝術家和偉大的藝術推進者(小華譯)

. 阿·格拉祖諾夫 102

斯拉夫的音樂天才(張洪模譯) 弗·瓦辛娜 103

蕭邦與民間音樂(張澤民譯) 克列姆列夫 116

李斯特的標題交響音樂(小華譯) 克列姆列夫 132

李斯特(小華譯) 伊戈爾·貝爾查 146

波蘭音樂的民族傳統(文元譯) 鮑萊爾查 152

蘇聯卓越的民歌合唱團(魯男譯) 得·洛克辛 163

皮亞特尼茨基俄羅斯民歌合唱團 163

沃龍涅什俄羅斯民歌合唱團 171

編後 175



歌曲創作的現狀與任務

符·查哈羅夫

譯者按——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八日在莫斯科召開的蘇聯作曲家協會理事會第七屆全體大會討論了關於蘇聯歌曲創作的問題，本文是蘇聯作曲家協會書記符·查哈羅夫在大會上所作的中心報告。

蘇聯作曲家協會理事會第七屆全體大會對人民所喜愛的體裁蘇維埃歌曲的發展，將發生重大的影響。從我們的作曲家協會成立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召開這樣一個專門討論歌曲藝術問題的全國性的大會。在大會期中，社會各界不僅見到了在我們歌曲運動中起先鋒作用的俄羅斯蘇維埃歌曲的成就，而且也見到了蘇聯兄弟共和國卓越的歌曲文化。

黨中央全會的決議和最近政府的一些決定，目的在於迅速地提高農業生產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在這些歷史性的決定裏又一次顯示了黨和政府對於人民的慈父一樣的關懷——爲了使蘇聯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裕，更有文化和更充實。這些決定有力地顯示了蘇維埃制度的人道主義和不可摧毀的力量。

在我們音樂工作者面前，也擺着新的任務。人民對音樂提出更高

的要求，他們需要能夠鼓舞城鄉勞動人民爲祖國的繁榮而去建立新的功績的音樂，能夠美化人民生活的優美的音樂。在指出過去的成就的時候，我們不能對存在於今天羣衆性體裁的音樂創作中的重大缺點避而不談。蘇聯人民對於最近幾年中歌曲節目之單調，好唱片之缺乏，某些無線電廣播節目之灰色乏味，許多歌唱團體工作之刻板公式化與停滯狀態表示不滿，是完全正確的。

人民向作曲家們、歌唱家們要求大量的各種各樣的音樂。我們應該創造性地去滿足這些合理的要求。

歌曲具有的藝術的、思想教育的巨大意義是衆所周知的。我們最優秀的歌曲在人民的鬥爭和勞動中，忠實地爲他們服務，幫助培養人民的愛國主義感情、共產主義的覺悟，已經三十六年有餘了。

最優秀的蘇聯歌曲不僅在祖國獲得了全體人民的承認，就是遠在國外也成爲全世界千萬普通人民的財富。在國際民主青年聯歡會上，普遍唱着我們的歌曲。我們的歌曲對於各國現代的民主主義歌曲創作發生了良好的影響。我們的歌曲是爲全世界保衛和平和爭取民主的鬥爭事業，爲全世界人民友誼團結的事業服務的。

在蘇聯國外遙遠的地方，過去唱着而現在也還唱着我們最優秀的歌曲的曲調。我們知道“沿着高山，沿着平原”這一首歌曾是和佛朗哥法西斯匪幫作戰的西班牙共和國人民的戰鬥歌。我們知道“喀秋莎”的曲調成了打擊法西斯統治者的意大利游擊隊的行軍歌。不久以前，我到中國去了一次，我充滿了驕傲聽到到處老老少少都在唱蘇聯歌曲“莫斯科-北京”。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我們的歌曲是世界民主音樂運動的先鋒。這一點促使我們特別應該不斷地提高我們的歌曲創作的思想、藝術質量。

在明確蘇維埃歌曲的任務和發展前途以前，必須回顧一下走過

的道路，提出蘇聯歌曲歷史中的幾個基本問題。

三十六年以來，和人民生活有血肉關係的蘇維埃歌曲，是在和小市民生活的反動殘餘，和從資本主義國家滲入的墜落的資產階級影響的尖銳鬥爭中發展和成長起來的。蘇聯歌曲在這個鬥爭中壯大了起來並受到了鍛鍊，歌曲的風格不斷地在改善着。

革命前遺留給我們的歌曲遺產是相當龐雜而價值又各不相同的，一方面我們接受了古典民間歌曲無窮的寶藏，這裏有俄羅斯農民的獨特的多聲部歌曲，工人革命歌曲，生活浪漫曲，快板歌[●]和士兵民歌。這裏有和俄羅斯民歌有着緊密關係的我國兄弟民族豐富的歌曲文化。這裏有被俄羅斯民主集團接受過來的用俄文和俄羅斯歌唱傳統演唱的西方民族的革命歌曲（例如加進我們人民生活中去的波蘭、法國革命歌曲），在我們的社會生活裏，也起了不少的作用。

這一切多樣化的歌曲遺產構成了現代民間歌曲創作發展和蘇聯作曲家創作的寶貴基礎。

另外一方面，革命前的時代也給我們遺留下來了資本主義城市生活中產生出來的資產階級藝術的低級劣品。這裏有曾經在商人和小市民圈子裏廣泛流傳的冒牌吉普賽浪漫曲，這裏有哭哭啼啼的“酒館悲哀”，小偷似的無恥的“抒情”，而在革命前的最後幾年，還有威爾丁斯基、伊札·克列末爾的帶有沙龍頹廢性質的所謂“幽情歌曲”，這也是一種“遺產”，這種遺產曾經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對於音樂生活、對於很多人特別是青年人的趣味繼續在起不良的影響，過了一些時候，又出現了美國舞台和爵士的腐朽影響。

由於共產黨的始終不渝地令人鼓舞的支持，我們健康的藝術創造力量，積極地向這些和蘇維埃思想體系背道而馳的資產階級影響

● 原文爲 частушка，係指一種俄羅斯的快拍子的民間歌曲體裁。

進行鬥爭。

還在革命的頭幾年，在內戰時期，在人民中間編出了許多新的卓越的戰鬥歌曲。這些最初的、武裝了紅軍戰士的蘇聯歌曲，主要是建立在俄羅斯革命歌曲、士兵民歌和工人民歌的傳統上的。對於像“我們勇敢地走向戰鬥”，“從荒林到英國海”，“我們的火車頭，前進”，“手榴彈爆炸的時候”和其他一些優秀的歌曲，至今人民記憶猶新。同時蘇聯作曲家的第一批試作：德·波克拉斯的“布瓊尼進行曲”，阿·米玖申的“公社之歌”，傑米揚·別得納伊用烏克蘭民間曲調寫的、又由德·瓦西里耶夫-布格萊改寫的“送別”，也起了肯定的作用。這些歌曲積極地幫助了培養羣衆的革命鬥爭意志，大大地促進了蘇聯作曲家進一步的創作探求。

在二十年代裏，我們經濟恢復和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決定了我們歌曲創作的複雜情況。新經濟政策年代在歌曲生活上鑄下了一個烙印，出現了很多繼承資產階級歌曲生活中最壞的傳統的歌曲。在公開企圖復活“酒館抒情”的同時，出現了模仿資產階級雜劇場的時髦黃色歌曲的鄙俚歌曲。這些歌曲的主人公——各式各樣的“瓊·格萊”，“海軍少尉瓊斯”，“密斯愛佛琳”等等，正如“敖德薩的海軍少尉”，“姆爾卡”等無恥歌曲一樣，和蘇聯人民是格格不入的。由於缺乏品質優良的歌曲，這一些有毒素的下流作品便在我們的生活中盤踞了某些時期。

另一方面，無產階級文化派（пролеткульт）和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РАИМ）給我們歌曲也帶來了很多有害的影響。無產階級文化派，以後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的成員們在歌曲體裁中培植死的、臆造的公式。他們追求某一種人工的、沒有人類感情的“無產階級風格”，這是與廣大聽衆的切身需要背道而馳的。在“向小市民趣

味進行鬥爭”的旗幟下，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從蘇維埃歌曲中逐出了抒情，他們攻擊人民的、民族的因素，認為這是和富農階級的思想有聯繫的。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的短期統治時期給我們的歌曲藝術帶來了嚴重的損失，阻礙了某些有才能的作曲家的創作成長，拋出了不能引起蘇聯聽衆興趣的大批灰色的、乏味的宣傳品。

無產階級文化派和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慘痛的經驗教訓說明了：忽視人民大眾的切身需要和對於歌曲藝術的任務的片面、庸俗的理解會使人走向怎樣一個歧途的。

衆所周知，共產黨嚴厲地指摘了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和無產階級文化派的庸俗化的傾向，還在一九二零年的時候，列寧就已經無情地痛斥了無產階級文化派的反人民的活動。以後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們黨中央委員會決定解散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協會和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的組織，給這些庸俗的活動家們以致命的打擊，把我們的歌曲藝術從有害的教條桎梏中解放出來。

但是這些資產階級黃色音樂的腐朽本質和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的假無產階級教條，都不能阻礙蘇維埃歌曲在二十年代裏的發展。許多作曲家在努力反映新的蘇維埃現實，阿·卡斯達爾斯基、德·瓦西里耶夫-布格萊、格·洛巴喬夫、勒·舒爾京、米·克拉謝夫、阿·蒂托夫、克·柯爾奇瑪遼夫等作曲家們積極地在寫作歌曲。在他們最成功的歌曲裏，我們可以感覺到他們在嘗試以古典合唱和民間創作爲依據（例如德·瓦西里耶夫-布格萊的英雄歌曲“紅色青年”）。但是可惜這些作曲家們還看不見也不會正確反映蘇維埃現代生活的新的形象，他們祇是消極地濫用古老民歌的舊調。應該說，這種對待古老民歌的消極的、“寄生蟲”的態度，在以後的幾年裏，也阻

礙了歌曲創作的發展。

運用羣衆音樂生活中的最新範例，面向着現代的民間創作的、或是自革命民歌繼續下來的曲調使我們有了較大的成果。我們還記得，用阿·別茲明斯基、阿·札羅夫的歌詞寫的共青團員和少先隊員的歌曲，例如：“向曙光前進”、“共產黨蘇維埃艦隊進行曲”、“藍色的夜，升起篝火吧”，和以後亞·亞歷山大洛夫爲一九二八年成立的紅旗紅軍歌舞團寫的新的部隊歌曲。這一類型的典範性的例子“沿着高山，沿着平原”的曲調就是在部隊中產生的，這個曲調建築在民間的傳統上，同時又吸收了新的因素的鮮明特徵。這裏民間的羣衆的創作確定了職業作曲家的方向，正確地指出了歌曲進一步發展的道路。

最後，我們也不要忘記一些莫斯科青年作曲家們的富有成果的嘗試。他們在二十年代的中葉，在歌曲創作上下了很大的工夫。無疑地這是一個進步的方向，在亞·達維典科、勃·舍赫切爾、姆·柯瓦里、維·別雷、尼·琴別爾治等的最優秀的作品裏，都表現了這一點。這裏我們應該特別指出富有才能的亞歷山大·達維典科，他的最優秀的獨唱、合唱歌曲可以作爲對待民歌遺產積極態度的範例。

但是必須承認，一九三二年以前歌曲藝術的發展在很多方面還受着羈絆。祇有一小部分當時的歌曲今天還遺留在人民的記憶中。在絕大部分的歌曲中，在體裁和主題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這些歌曲還不能滿足廣大聽衆的多樣的審美要求。

我們歌曲的真正繁榮是在三十年代我國社會主義勝利鞏固的年代開始的。由於黨和政府的英明的領導和有效的幫助使得音樂藝術特別是歌曲創作有了決定性的轉變。這種領導和幫助表現在對於紅旗歌舞團、皮亞特尼茨基合唱團的關懷上，表現在提拔新的有才能的歌曲作曲家、組織莫斯科民族藝術會演等等措施上。

在這些年代裏，社會對於老的、新的民間歌曲創作的興趣大為提高，各地的歌唱團體，爭先恐後地把最優秀的民歌列進他們的節目中去。業餘合唱團在蓬勃生長，他們自己創造新的歌曲，同時熱情地吸取職業作曲家寫作中有價值的部分。在這些為音樂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反對反人民的形式主義的積極鬥爭的年代中，歌曲和歌曲作曲家們一直是蘇維埃音樂的先鋒部隊。

歌曲創作的成就和形式主義作曲家的反人民現代派音樂的對立，證明了蘇聯歌曲思想上、藝術上的成熟。這裏應該指出亞·亞歷山大洛夫的頌歌和戰鬥歌曲，伊·杜那耶夫斯基的愛國主義的、青年氣氛的、歡愉情緒的歌曲，波克拉斯兄弟、阿·諾維科夫、馬·勃蘭捷爾的戰鬥性的部隊浪漫歌曲。

在伊·杜那耶夫斯基和符·列別傑夫-庫馬赤的“祖國進行曲”、亞·亞歷山大洛夫和姆·伊紐什金的“斯大林頌”、列·列武茨基和姆·雷爾斯基的“高山後”、波克拉斯兄弟和符·列別傑夫-庫馬赤的“五月的莫斯科”、馬·勃蘭捷爾和阿·蘇爾科夫的“斯大林之歌”等作品中歌唱着蘇聯人民對於社會主義勝利衷心喜悅的愛國主義感情。喚起人民記憶中內戰時期戰鬥傳統的新的衛國歌曲起了巨大的教育作用。讓我們再一次指出亞·亞歷山大洛夫和斯·阿雷莫夫改編的“沿着高山，沿着平原”、伊·杜那耶夫斯基和姆·斯維特洛夫的“卡霍夫卡”、克·李斯托夫和姆·魯德爾曼的“機關槍馬車”、馬·勃蘭捷爾和姆·戈洛得尼的“蕭爾斯”和“游擊隊員熱列茲尼亞克”、維·別雷和亞·史維多夫的“小鷹”、波克拉斯兄弟和阿·蘇爾科夫的“騎兵歌”和“那不是雷雨的烏雲”等作品。同時必須指出反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主義的英勇鬥爭歌曲，特別是符·庫切多夫、符·托密林的歌曲。在伊·杜那耶夫斯基的青年歌曲和運動歌曲中，在以集體農莊

爲主題的 些著名歌曲中，在馬·勃蘭捷爾和姆·伊薩科夫斯基的“喀秋莎”、鮑戈斯拉夫斯基和耶·多爾瑪托夫斯基的“親愛的城市”等抒情曲中，反映了蘇聯人民的新生活。

在三十年代裏最優秀的蘇維埃歌曲中鞏固下來的新的音調組織，也反映在當時的歌劇和交響音樂創作中。祇要指出歌曲在伊·澤爾仁斯基的歌劇“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和列·克尼佩爾、尼·米亞斯科夫斯基的某些交響曲，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年代裏，交響音樂作曲家巨匠不止一次地力圖通過歌曲創作取得接近生活、純潔音樂語言的方法之一。不錯，當時真正羣衆性的成功並不多，但是像列·克尼佩爾的“田野，可愛的田野”、阿·哈恰圖良的“斯大林頌”，或是德·蕭斯塔科維奇的“相逢之歌”這些新鮮的、獨創的歌曲，不僅是這些作曲家的創作歷史中重要的標誌，而且也是我們歌曲寶庫中極其珍貴的貢獻。

這些成就的基本條件是作曲家們大胆地向豐富的民間歌曲遺產源泉伸出了手，努力去廣泛地利用並發展民間創作（農民民歌、工人民歌、快板歌、部隊民歌、內戰歌曲）優秀的傳統。這些作曲家們並沒有去強迫聽衆接受某一種萬能的“風格標準”（俄羅斯無產階級音樂家協會會員就是這樣作的），而是在努力滿足聽衆的多樣化的審美要求，同時最優秀的歌曲的作家並沒有遷就聽衆落後的趣味。他們用的是聽衆熟悉的、聽得懂的音樂語言，像“斯大林頌”或是“祖國進行曲”這些作品是和民間、古典的傳統有緊密的聯繫的，而現代蘇聯作曲家的創作思想又豐富了這些傳統。

作曲家們和姆·伊薩科夫斯基、符·列別傑夫-庫馬赤、阿·蘇爾科夫、符·古謝夫、斯·阿雷莫夫等富有才能的詩人們合作，對於歌曲的順利發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詩人和作曲家找到了共同的語

言，協力發展了民間和古典的詩歌、歌曲的優秀傳統。

但是在三十年代裏，並沒有停止向歌曲中和蘇聯人民絕不相容的影響作鬥爭，讓我們回憶一下普遍迷戀爵士音樂的那一個時期，在電影院中、飯館中、舞場中，到處都出現了爵士音樂，給青年們灌輸惡劣的趣味。我們還記得當時的一些所謂西洋舞是多麼時髦，幾乎把民族舞都從生活中排擠出去了。在歌曲中，尤其是在輕歌劇和電影音樂的歌曲中，也可以發現這些有害的傾向的反面影響。對歌曲中的民族形式的忽視，個別作曲家走向了某一種輕音樂的世界主義“標準”，也不外是這種影響的結果。本來像“疲倦的太陽”等等這種“文化”的齷齪樣品，在這裏大可不必再提。但是必須指出，一直到今天，在我們的音樂生活中，還有些地方使人感覺到這一類迷戀的存在。我個人覺得在“蘇聯音樂”一九五三年第十一期列·烏秋索夫的短文中就大有對一去不返的爵士流行時代懷念不已的心情。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裏，在我們歌曲的面前擺着特別重大的任務。戰爭一開始，歌曲就有了為保衛祖國事業服務的使命。許多作曲家和詩人們出發到前線，把自己的命運和人民的生命、鬥爭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我們可以驕傲地說，作曲家光榮地經歷了戰爭的考驗，他們貢獻給人民和蘇聯軍隊不少的優秀歌曲，這些歌曲幫助了打擊敵人並給戰士們和後方工作者的艱苦生活裏帶來了溫暖。

蘇維埃人民感謝歌曲大師們給他們的歌曲；如亞·亞歷山大洛夫和符·列別傑夫-庫馬赤的“神聖戰爭”、茲·康帕涅茨和爾·奧沙寧的“為祖國戰爭”、阿·諾維科夫和斯·阿雷莫夫的“瓦夏，小瓦夏”和“茶炊-火繩槍”、姆·弗拉得金和耶·多爾瑪托夫斯基的“德涅泊之歌”等今天已廣泛流行的作品。那些年代中瓦·索洛維約夫-謝多伊的“碇泊之夜”和“拉吧！我的手風琴”、馬·勃蘭捷爾的

“我的親愛的”、“巴爾幹的星下”等最優秀的抒情歌曲，今天也沒有被人民忘掉。在戰爭年代裏，特別鮮明地現出了俄羅斯抒情作曲家瓦·索洛維約夫-謝多伊的才能，他給我們的抒情、戲謔歌曲帶來了很多新的東西。當時也躍進了一批青年作曲家：寫作水兵敘事曲“珍石”、“莫斯科保衛者之歌”的鮑·莫克洛烏索夫，為電影片寫了許多抒情歌曲的蒂·赫連尼科夫、西·卡茨、卡·李斯多夫、尤·米柳汀、符·克魯契寧、爾·巴卡洛夫、格·諾索夫、瓦·馬卡洛夫、勃·切連蒂耶夫、耶·札爾科夫斯基、尤·斯洛諾夫等作曲家也寫了很多成功的作品。

作曲家們對歌曲的民族形式更加注意了，他們開始汲取以前沒有用過的民歌遺產的源泉。發掘出來了俄羅斯民主浪漫抒情歌中的奇異財富。俄羅斯革命歌曲、士兵民歌的體裁被運用得更廣泛了（如在“神聖戰爭”中，阿·諾維科夫的歌曲中）。快板歌和戲謔舞蹈歌曲體裁的可能性顯示得更豐富了。和節奏明確的進行曲歌曲（三十年代戰爭浪漫抒情歌的典型）的同時，出現了圓舞歌曲、農村“苦調”性質或手風琴性質的歌曲、民間舞蹈性質的歌曲等等。我們的作曲家並不是重複俄羅斯生活中傳統的歌曲體裁，而是在體現現代主題、題材的時候，賦予它以新的生命。

這一切說明了在戰爭年代中，我們的歌曲在思想、藝術方面不斷在改進，說明了歌曲各種體裁的擴展，說明了歌曲和蘇聯人民的生活、音樂需要的聯繫日益鞏固。

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戰後的年代裏，在歌曲創作中，反藝術的傾向，適應着新的條件，仍然存在着。這裏應該指出被黨中央決議批判了的電影片“偉大的生活”第二集中的歌曲，這些歌曲表現的“酒館悲哀”是和蘇維埃社會的健康趣味格格不入的。

黨中央關於文學藝術問題的決議，黨的刊物上一系列的反對形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發言，給我們在爲蘇維埃歌曲的思想純潔而進行的鬥爭中以不可估價的幫助。黨的批評以新的力量強調指出了民間和古典傳統在音樂創作中的重要意義，堅決地批判了形式主義的把戲和迎合落後趣味的投機行爲。

黨和政府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蘇維埃歌曲的成就。在黨中央關於歌劇“偉大的友誼”的決議中提到了蘇維埃歌曲藝術的個別成就。我們的作曲家和歌詞作者屢次獲得斯大林獎金，三十多個作曲家和歌詞作者的許多歌曲獲得了斯大林獎金的事實，也足以說明這一點。

在戰後的年代裏，以崇高的、保衛和平事業爲主題的最優秀的歌曲得到了巨大的、應得的成功。這裏特別應該指出創作了全世界聞名的“世界民主青年進行曲”的阿·諾維科夫，創作了“我們保衛和平”和“蘇維埃青年進行曲”的謝·屠里科夫，“國際學聯歌”、“莫斯科—北京”的作者阿·穆拉傑里，德·蕭斯塔科維奇、維·別雷、阿·哈恰圖良、伊·杜那耶夫斯基、阿·巴巴札年、鮑·亞歷山大洛夫等寫出了關於和平的鮮明的歌曲，這些歌曲在國際聯歡節上和比賽會上都受到了表揚。這裏面最優秀的歌曲具有新的特徵，並豐富了蘇維埃戰鬥性的宣傳歌曲體裁。在目前關於蘇維埃人民和平建設的歌曲創作少數成就中，應該指出不幸夭折的瓦連汀·馬卡洛夫的天才作品——歌曲組曲“勇士河”。瓦·馬卡洛夫對民間傳統的創造性的大膽態度是很有意味的。

這裏如果不指出我們歌曲作曲家在生活抒情歌曲體裁中的頑強探求，是不公平的。蘇聯聽衆對戰後年代中寫作的，像：瓦·索洛維約夫—謝多伊和阿·法蒂阿諾夫的聯續歌曲集“戰士的歸來”，馬·勃蘭捷爾和姆·伊薩科夫斯基的“豐收歌”和“金色的小麥”，尤·米柳

汀和耶·多爾瑪托夫斯基的“列寧山”和“歡送手風琴手”，鮑·莫克洛烏索夫和姆·伊薩科夫斯基的“孤獨的手風琴”，瓦·馬卡洛夫和雅·史威多夫的“在叢樹旁長着一棵楓樹”這些作品，評價很高。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作曲家，其他如：鮑·亞歷山大洛夫、勃·切連蒂耶夫、符·索洛金、耶·札爾科夫斯基、爾·里亞多瓦、阿·奧斯特洛夫斯基、德·普里茨凱爾、姆·塔巴奇尼科夫、普·阿庫連科、斯·查斯拉夫斯基、普·古汀、安得烈·諾維科夫、符·列瓦蕭夫等俄羅斯蘇維埃作曲家也寫了很多的歌曲體裁作品。

我們的各兄弟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作曲家創作了很多優秀的歌曲。由於在歌曲創作中的卓越成就，阿·薩田（亞美尼亞）、阿·柯斯-阿那托爾斯基、普·馬伊博洛達（烏克蘭）、斯·魯斯塔莫夫（阿塞拜疆）、勃·紀爾威爾（愛沙尼亞）、弗·魯金（楚瓦什）、斯·尤達科夫（烏茲別克）等作曲家榮獲了斯大林獎金。另外還必須指出這樣一些有才能的作曲家，如：格·威列夫卡（烏克蘭）、克·查卡良（亞美尼亞）、姆·查林（拉脫維亞）、格·愛爾恩薩克斯（愛沙尼亞）、伊·史維亞達斯（立陶宛）、爾·加比奇瓦澤（格魯吉亞）、符·奧洛夫尼科夫（白俄羅斯）、茲·沙希迪（塔吉克）、阿·馬爾第巴耶夫（吉爾吉斯）、德·法伊濟（韃靼）等。當然，在上面的名單中並沒有把所有的兄弟共和國中積極創作歌曲的有才能的作曲家一一列進去。

但同時必須指出，最近幾年在歌曲創作中也發現了一些嚴重的缺點，由於這些缺點使得我們的歌曲落在人民不斷提高的需要之後。

在對歌曲創作的現狀加以慎重估計的時候，我們應該承認，在最近二三年中，幾乎沒有像過去蘇維埃歌曲那樣的卓越成就。

在最近發表的關於和平的歌曲中，瓦·穆拉傑里的“黨是我們的

舵手”(米哈爾科夫作詞)無疑地是最傑出的作品。許多合唱團體演唱這一首歌曲，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現在還很難說，這首歌曲是否會成爲一首羣衆性的歌曲。

在最近寫的關於和平的歌曲裏，沒有“奔放的”，沒有“吸引人的”的氣氛，而這正是以前創作的歌曲的特點。

即使最不善於自我批評的作曲家，也必須承認，他最近的作品，在內容的意義上，在藝術的表現上，在技術上都不如他前幾年的最優秀的作品。

如果從作品受歡迎的程度來說，那麼首先應該指出非常流行的鮑·莫克洛烏索夫的某些歌曲。無疑地，鮑·莫克洛烏索夫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滿足了對於抒情的、真情流露的歌曲的廣大要求。但是鮑·莫克洛烏索夫許多歌曲具有的憂鬱的抒情性，祇是蘇聯人民多樣化的感情和情緒的一小部分。所以毫不足怪，鮑·莫克洛烏索夫自己關在很狹窄的形象世界裏，極端地限制了在自己歌曲裏的音樂表現手段，不去發展，而是毫無分寸地重複一旦找到了的手法和曲調形象。

最近幾年來常常出現一些缺乏創作個性、缺乏藝術新鮮感的灰色的簡陋的歌曲。蘇聯人民的精神世界在絕大部分的歌曲中表現得非常貧乏，表面化。同時表現手段，無論在體裁上，在曲調上，在節奏上都極端狹隘。例如在抒情歌曲中，大部分的“體裁特點”就是圓舞曲，不錯，人民是喜歡這種體裁的，但是作曲家們大量運用這個體裁的分量，真使人民受不了。在戲謔歌曲中充斥着快板歌，這也是人民歡迎的體裁，但是即使我們承認，快板歌是戲謔歌曲最適用的體裁，那麼值得驚奇的是在這個體裁中，作曲家的想像力，比起人民的想像力來，是要貧乏得多。實際上我們作曲家們的大部分快板歌曲——祇是人民創造出來的非常豐富的快板歌形式中的平均數字，而從這一